

春日正迟迟

饶尧(湖北)

新年的钟声敲碎了冰河，那一抔雪也隐入了内敛的软泥里，不等小草探出头，报春的鸟儿就已立上了枝头。

春天在哪里呢?看，她从清冷的风中缓缓走来，她从微雨含烟的轻寒中优雅走来，她越过浅绿的山岗，蹚过清澈的溪流，匍匐在嫩绿的草丛中，栖息在抽芽的枝头上。

立春已过，绵密的雨丝从云端落入美丽的人间，撑一把伞在清凉的雨中行走，筋骨也松活了许多，让人不禁有一种生羽而飞的感觉。在雨中穿行，犹如用身体拨动这天地间的琴弦，心也就在这雨里舞蹈，自然而然地生出无名的浅唱。春风徐徐吹过，带着杏花的清芬。这风和雨携手为春敲开了一扇门，它们用温柔的声音，呼唤着大地上每一个孩子的乳名。于是，鱼儿醒了，燕子来了，小草探出了头，柳芽睁开了惺忪的眼，它们欢欢喜喜地来赴一场春的盛宴。

虽说古人有言“以鸟鸣春”，但我认为，在另一些方面更能探得春的讯息——那便是草木的色彩。正所谓“春到人间草木知”，冬日里萧索的草木在和风细雨的温柔呼唤中醒来，它们抽芽，长叶，渐渐嫩绿新翠。

前日，我在城外野游时，便与这种美丽来了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趁着假日，我迎着微凉的东风出了

城，穿疏林，过小桥，一路随性而至，来到了城郊。城郊虽静谧安好，但远远看去还是略有些灰暗，然而待我俯下身去拨开枯黄的草丛时，但见一簇一簇的新芽已破土而出，嫩绿中还含着几分鹅黄，好嫩，好新鲜。目光所至的瞬间，这一丛丛新绿似乎便由双眸浸润至周身，我的每一个细胞仿佛都活跃起来，我知道，此刻我觅得了春天的芳踪。循着她的足迹，我搜寻着春的身影，凝眸望去，垂柳的枝头也泛着一点一点的新绿，这点点春光正随着柳条婀娜的身段在微风中摇曳。

回城时，我瞧见路边的玉兰树上，一粒粒芽苞鼓鼓胀胀的，似乎憋不住就要笑出来了，它们在橙色的阳光下泛着生命的光，仿佛一张张快乐的笑脸。

虽说，这春天在微寒的风中走得是慢了些，然而她的脚步也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北国的春还在风雪中亦步亦趋，而江南的春已在和风细雨里拔节生长。

春天，她正姗姗走来，她有些迟疑，又有些害羞。她冲破了风雪的桎梏，正燃烧着积淀了一整个冬天的热情，为一场繁华的盛会准备着。

一切都是刚刚好。

此刻，我的心情欣喜，明媚，从容，竟生出了万般感动……我在期待，期待漫山的杜鹃，期待灼灼的桃花，期待那个如烟如霞的春，期待那个万紫千红的春。春日正迟迟。

春风

吴晓波(江苏)

谁能经得起
这尘世间最柔软的裁剪
轻轻地一拨
南坡的桃花就红了颜
北窗的柳叶就绿了眉

屋檐下
两只娇俏的紫燕
点弄出春天的朱砂痣
小河流淌出月亮的身段
星星划过的弧线
让人间的情感流淌满地
草地上
多出了几个如我一般的人
他们对着春光的镜子
与我吟诗作对

春水

冯振友(黑龙江)

向东流，随着地势
看见沿途的村庄
脱掉棉衣
浅浅的河水
像沉默寡言的人
不逃避，也不好高骛远

守着自己的岸
守着筋脉的本分
滋润并连接炊烟的叶片
就这样，走过四季

她目睹时光
漫过方言与村庄
说话的声音无比轻柔
我走出家门
和微风并肩而行
就像她手心里的种子
随之行走
不徐不疾
为大地和我的灵魂
敲响明亮的晨钟

田地听到了她的脚步
由远而近
僵硬的心
慢慢变软

春遇

鲁文仁(辽宁)

用一张纸的白
虚构一个春天

虚构一朵花
开出春天的美和奇

虚构一阵风
吹动河水碧波荡漾

虚构一场雨
淋湿思念和花期

虚构一缕炊烟
从鸽子踱步的屋檐升起

对着一张纸的白
我虚构了春天的种种
和你的一次相遇



故园花开

李陶(安徽)摄

“精彩”断想

钱声广(四川)

夜深人静，辗转难眠时，我常常会想起自己走过的路，回味风风雨雨中的那些酸甜苦辣，思索着所谓的人生精彩。

常言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其实，这话并非都是在阐释人生苦短，更多的，是在告诫人们要把生活的道理弄明白，珍惜当下，把握人生，方能活出精彩。

当野草枯黄、落叶飘零之时，不免山寒水瘦，云冷风急，确实是一派肃杀的暮秋之景，但这并不能揭示生命的全部内涵，最多只能演绎出四季轮回中的一小段节奏。小草在经过严霜厚雪的摧折后，虽然枯萎了，却在默默地蓄积着力量，只待于春寒料峭中萌芽，吐露出一片清新朴实的绿；花的一生又是何其短暂，甚至短暂到用昙花一现来形容，但花开花谢却毫不张扬，以春的期许，以秋的情怀，绽放美丽，孕育希望，只将芬芳与收获赠予世界。

人的一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可能燃烧也有可能腐朽。因此有人形容说，人的一生中，童年是梦，少年是歌，青年是诗，之后便是小说了。细细想来，此言还真有些浪漫主义色彩。

作家刘墉在其作品《方向》中说：“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刘墉讲的是人生要有目标、方向，登高望远，胸怀

大志。一个人的胸怀，和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一样，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经过无数风吹雨打的历练才能获得的。倘若一个人的一生无波无澜，无惊无险，那么他的人生必然苍白平庸，毫无精彩可言。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如果你能改变一只苍蝇的命运，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你创造所有其它苍蝇、所有其它动物、所有人和所有自然的命运。”伏尔泰所强调的，便是自信心的重要性。

自信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培养才能造就。唯有以自信心作前提，一个人才有可能让自己向着目标坚定地迈进。因为心中理想的太阳不会坠落，力量的火炬不会熄灭，因为相信自己确立的目标是正确的，便会不畏跋山涉水，哪怕历尽艰辛，也终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回望历史上那些活出精彩者，在他们的事迹中都能找到怀揣梦想、砥砺前行故事。孔子周游列国，奔走呼号，为的是人们能过上“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和谐生活；屈原忧心于楚国苍生的安危，为此他“虽九死其犹未悔”；杜甫辗转于江湖，直至两鬓染霜，期盼的仍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正是由于他们不断超越自我，锲而不舍地向着心中的目标勇往直前，才能使梦想的光芒照亮历史长空而久久不灭。

由此想开去，人的一生，精彩的不是自己站的位置有多尊贵，获得的财富有多巨大，而是懂得如何取舍。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一路走来，山一程水一程，要舍弃一些虚而不实的，珍惜那些值得收藏的。当你充满信心地笃定前行，始终秉持矢志不渝的做事态度，即使发出的光与热不能照亮四周，也至少能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一抹耀眼的光彩。

陕南的小家碧玉——后柳水乡

周传利(陕西)

说起后柳水乡，似乎是从岁月的水袖中袅娜而来的千年古镇，她从风雨中走过，却坚韧依旧，那些老屋顶上的汉瓦，见证了水乡码头的兴盛，清亮的渔歌回荡在时间裂缝中的汉宫秋。

后柳水乡生于陕南秦巴山间，碧蓝的一汪汉江水，仪态万方地成东南流向。我自小就生长在她的怀抱之中，水乡的故事当然只有我讲得清楚，就连她的呼吸和气息，都是我的灵感。

每当我翻出记忆，脑海中总会有一幅幅熟悉的画面闪出，诉说着一个个断章的童话，它们说：“水乡”是汉江里欢实的游鱼，是打麦场上那轮不落的月亮，那些游进江河里的鱼儿，嬉戏的依然是故乡的月影；它们说：凡有春风的地方，都映着水乡的风景。水乡的那盏渔火，种在了童年的月亮上，不管我怎样努力地去删除，都删除不了乡音的顽固，游子的依恋如同熬煮在乡愁中的骨头，一根根都站立成鲜活的记忆符号。

古镇水乡之上，万里星河之下，承载了漫长又斑驳的岁月。这里的人们勇敢勤劳，他们用汗水打造出一个淌金流银的中坝作坊小镇，一个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老村庄，用智慧撑起了一篇历史华章。秦砖汉瓦的风格，造就了七十二家民间作坊，街巷里与世无争的青石板路上，抹不去的是流传千年的足迹。暖暖的光从路旁人家的剪纸窗花中投下，在青石上晕开柔柔的昏黄，这幽幽

的青石板路延伸到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每一个岔路口，都通往一个不一样的绚丽画廊。每一次回到水乡，漫步在青石板路上，我都渴切地想要更多地记住她的每一个细节，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带有一份淡定的气质，中坝峡谷中的缥缈云雾，交织在作坊的炊烟里，在岁月的蹉跎中清冷依旧。

水乡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白墙黑瓦的简朴木板房，就像一位位未经装扮的少女，婷婷地立在河畔之上。河水的上方，淡墨色的天空与一座座参差的桥梁晕染在一起，模糊了，就像一滴墨渐渐渗透了宣纸一样，所有的一切都糅在了一起，只剩下满目的玄与素——这，便是我对你讲的后柳古镇，风姿清丽的陕南水乡。

我这一生，是被水乡俘虏了的，用千言万语都诉不尽她的故事，但她已用自己的无穷魅力引来了天下游人。只要你走进水乡，也一定会为她深深地迷惑，那是一种无可争辩地迷惑，因为她是那样的令人向往，一旦你遇见了，便再也无法放手。

有人赞后柳水乡为梦幻水乡，“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有些感觉，因为说不清也道不明，便只有去梦中追寻。在梦里，你才能有最真切地感受，一如这水乡一般，即便我已有好长时间没再回到她的怀抱，但她却总会在我的梦里出现，那么真实，那么富有质感。